

温州图书馆藏章太炎

未刊书札辑录 (下)

张宪文 整理

十三、答吴绶斋书

民国二十二年癸酉 (1933)

绶斋足下：前得两书，事烦未复。近又得书，云过苏即顺道北行，何其匆匆至此。

足下所分象形四类，鄙意似太破碎。合体象形，固无疑义，若𠂔、鳥、尢、了等字，由象形字损减成文，祇当谓之指事。鳥、尢、了则视而可识，𠂔则察而可见，大抵凡由他字增损成文者，皆为指事，非但象形字转变者为然，即由形声字转变者亦然。无、爲通于、元者是也。鵬、沆乃就象形又加鸟、水偏旁，此种字亦祇为合体象形。其兼、𢇛、𢇛虽谓之形声可也（鼻象合手，上下纯是象形，𢇛字上端恐与古文𠂔无异，下又加収，则亦合体象形）。若龍、爵等字，一为形声，一为会意，又不必他求也（形声字有即用本形者，会意字亦有一体属本形者）。所谓事与形者，祇如今动辞名辞之分，其实古人言语，动辞与名辞相移易者甚多，𠂔、𠂔皆象形，而《说文》训其义曰籛，即𠂔、𠂔非名辞实动辞矣。口、回、冂等当为象形，夫复何疑，即𠂔亦与冂同例，不必论其训为名辞为动辞。鄙意六书之学，但当存其大体，若分析过甚，如王荦友辈所为，则近于科举之讲章矣，学者不应为此也。

所说巾幘之制，今按汉唐人多言角巾，则巾本有角，林宗折角，人遂效之。所谓角巾者，以巾厘发，而又盘绕成屋，正如今印度人之厘头。幘本无屋，至王莽又施之，则纯与印度巡捕无异矣。大抵冕也，弁也，冠也，为中夏所独有，巾幘则通于夷夏，自则蛮夷头衣，而中国效之耳。又经记不言古人著袴，《内则》言童子衣不帛襦袴。袴为胫衣，与褌有别，而古人亦多通称，《赵世家》言夫人置儿袴中，《万石张叔列传》言周仁溺袴，此袴必是褌之通称，《内则》所云，亦未必定为胫衣也。褌衣不著于外，故经记言礼服者略之。古人先知蔽前，后知蔽后，后人为褌以象之，然祇蔽前而已。若无穷袴，则后竟无蔽，岂后王制礼，又草昧之不若耶？此义可推理而知者也。窃疑古人穷袴，但为褌鼻，其下更有袴（所谓胫衣），非如今之满裆袴上下相连者。

《说文》：褌，袴纽也，此必于胫衣与褌鼻相接处施之。若上无褌鼻，袴纽又系于何处耶？至行道时则去胫衣，而厘行滕，军中则以皮为附注，皆以胫肥妨行，故以此约束之，其上褌鼻则如故也。此仆近日所得者，足下更核之何如？

拙著样本三册，其中尚有脱字误字，今校出寄去，增改宜速。顺问兴居清胜。

章炳麟顿首 六月二十五日

十四、与马宗霍论文体书二

民国二十三年甲戌（1934）

宗霍仁弟足下：前得书，属为饶氏作寿序，以迁居烦攘，未及著手，亦未暇作复。今迁居已定，始略就事状为之。此种题目，无可铺叙，唯有翻空见奇耳。世言文章之难，莫难于寿序，真是识甘苦之言。文士以十数百寿序，竟无一篇可传诵者，此亦足证。至于铺陈功德，作台阁体一类文字，本不足齿数也。此问

起居多福。

麟顿首

十五、与欧阳竟无论禅宗传授书

民国二十三年甲戌（1934）

竟无先生左右：笔札希阔，将弥一年，想义谛益深，允如私量。

闻公以禅宗传授事多渺茫，曾疑二十八祖之非实。近观唐人碑版，唯李华《左谿大师碑铭》云：“佛以法心传大迦叶，此后相承凡二十九世（不数佛，即二十八世）。至梁魏间，有菩萨僧菩提达摩禅师传楞迦法”，此与后来传说相合。而独孤及《三祖碑铭》二十八世迭代微言自注：自迦叶传至师子比丘，凡二十五世，自达摩大师至禅师（即三祖）又三世，共二十八世。刘禹锡《牛头山融大师塔记》：初，迦叶授佛心印得其人而传之，至师子比丘凡二十五叶，而达摩得焉。是二说者与李华之言迥异。窃意达摩言论本少，未必自述，累代传授，似皆华人增饰之尔。西土史事本多附会，即宗派传授，亦不可知，此盖无足论者，但知达摩杰出，化彼东方，则已可矣。鄙人则谓忍公门下能、秀二师事迹，见于《坛经》及《传灯录》者，尚多可疑。据王维《六祖能禅师碑铭》云：“忍大师临终遂密授以祖师袈裟，谓之曰：‘物忌独贤，人恶出己，予且死矣，汝其行乎’”。此与《坛经》所称能、秀二师作偈相驳者有异。《六祖法宝记》相传出于法海（《唐艺文志》），法海即能师弟子。而王维所作碑铭云神会以颂见托。神会即能师高第弟子。所传有异。窃谓王碑所述神会语是真，而《法宝记》则法海臆说，亦或后人托之法海者尔。按秀师事状，详张说所作《大通禅师碑铭》云：“逮知天命之年，自拔人间之世，企闻蕲州有忍禅师，翻飞谒诣，服勤六年，不舍昼夜。

大师叹曰：‘东山之法，尽在秀矣。’命之洗足，引之并坐，于是涕辞而去，退藏于密，仪凤中始隶玉泉，神龙二年二月夜中化灭，盖僧腊八十矣。生于隋末，百有馀岁。”说尝亲事秀师，其说必审。按秀师五十而见黄梅，六年辞去，其年五十有六，至终时百有馀岁，相距几五十年，自神龙二年上溯显庆末五年，凡四十六岁，是则秀之辞黄梅而去，当在此时。而能师于咸亨二年始见黄梅，距显庆末已十一年，是能、秀始终未尝相遇，安得有作偈相驳事。黄梅歿于上元二年，是岁始以袈裟付能师，距显庆末十有五年，秀之去已久矣。以二师所言证之，秀渐而能顿，或有优劣之殊，然黄梅密付法衣事，则因秀已辞去，能方及门，并不以作偈校试也。况弟子高下，为师者知之有素，岂必作偈试验，方判优劣，如今学校毕业考试之事乎？此之不然，断可识矣。据《大通碑》称：趣定之前，万缘尽闭，发慧之后，一切皆如，特奉楞迦，递为心要，过此以往，未之或知。是秀师行证，亦已复绝，而《坛经》称其作偈，前后悖惶如此，直是鄙夫患失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。《能禅师碑》称：物忌独贤，人恶出己，禅师遂怀宝迷邦，销声异域，积十六载。此则道明追蹶，容有其事，要非秀师徒党也。

大抵沙门以宗派相轧，务尽抑扬，如异部宗轮论述大众部师大天恶行，真乃覆载不容。彼《坛经》之揶揄秀师，又何足怪。白衣居士不与嗣法之数，心无适莫，词始近真，故鄙意能、秀二师事，当以王、张二碑为信，非沙门诬善之辞比也。质之贤达，以为何如？

章炳麟顿首 九月二十七日

按：欧阳竟无(1871—1944)，名渐，以字行。江西宜黄人。早年习程、朱、陆、王哲学，中岁好佛，从杨文会居士学释典。杨卒，继其业经营金陵刻经处，附设佛学研究部，刻《瑜珈师地论》。民国九年，复创立支那内学院于南

京。抗战中，关间入蜀，于江津设支那内学院蜀院，筹精刻《大藏经》，以病卒未果。遗著有《竞无内外学》二十六种。

十六、与王宏先书

民国二十三年甲戌（1934）

宏先吾兄鉴：接手示并《熹平石经》四纸、《授堂遗书》一帙，感慰无既。《熹平经》用蝉翼轻搨，虽字迹微黯，亦颇存雅致。授堂为河洛学者巨子，非徒其书足重，其风力亦堪千古，今欲求此等人，不可得矣。

地产事至今未了，大抵求田问舍，为事最小，而繁冗最多，吾辈平素于此等事不甚精详，亦素未与一二小吏为缘，蜂虿有毒，受其放刺而不知，怅恨何极。伯英兄已返防地，赤党想告肃清矣。书复，敬问起居康胜。

章炳麟顿首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

十七、与王宏先书

民国二十三年甲戌（1934）

宏先仁弟足下：前惠心可出示手书，知《石经》有购成之望，但所谓五石者，果纯是石经耶？抑别有他石耶？又闻右任兄疑是贗物，是否实见破绽，抑为缩价起见，不得不以此对付前途。若果有破绽，仆亦愿闻其略也。

十八、与王宏先书

民国二十四年乙亥（1935）

宏先兄鉴：鑽燧又移，衰年只觉时去之速，而强盛者，正可精进也。

惠君洪事，素承关注，闻司法行政部会议未与通过，可否迺下委任，望与太蕤商之。如欲其入京面谒，当为转知。鄙人只以名贤之后，愿其上遂，非苟为陈乞也。特肃，敬候春祺，不具。

章炳麟顿首 二十四年二月八日

十九、与王宏先书

民国二十四年乙亥（1935）

宏先仁弟足下：舍后建筑纠纷，得足下与一峰为之斡旋，近已完全解决。仆前欲赴南都讲演，而协和、觉生诸公，猝欲以高等顾问相推轂，心有未安，已属印泉婉辞。亦会鼻菌作魇，不能成行。前月杪丁君鼎丞又来，致中央问疾之意，且以医药见惠。此既都下故人之情，有异官禄，故亦不复强辞，然无功受赐，终有不安。因去腊已在此间发起讲习会，即以此款移用，庶几人已两适耳。

龚君哲甫嘱作一联，已为写好，今属心可带致，即希转交。仆来京日期尚未定，因天气又暴寒也。书此，即问起居多福。

章炳麟顿首 二十四年四月五日

按：太炎先生应学者要求，于民国廿三年秋自上海迁居苏州，在锦帆里置楼房二幢，一面作星期讲演，一面在自己楼房之后，建造讲堂宿舍，创办国学讲习会，前来听讲者，除国内各地外，尚有朝鲜、越南人，晚年遂乐此不疲。时已患鼻癌，而仍讲学不辍，尝言“饭可以不吃，学不可不讲”，卒前一日，仍讲学如恒。书言协和，为李烈钧；觉生，为居正；印泉，为李根源；鼎丞，为丁惟汾。俱国民党元老。

二十、与王宏先书

民国二十四年乙亥（1935）

宏先仁弟足下，前惠心可来，交到《熹平石经》丛拓，未及作复，身已羸病，近体气稍舒矣。

平、津事状如此，不过二年，金陵王气亦收耳。当局尚禁人议论外交挑拨恶感，何哉？岂谓南宋诸公为之未工，而欲以后来居上耶？事败后，宦囊饱者不过向欧美一溜，吾辈寥人，坐作亡国奴矣。迺来讲学，仍自竭力，非曰好为迂阔，自靖自献，舍此莫由。吾辈本无权藉，幸无以陆秀夫见诮也。

寄致星期讲演稿五册，并正式讲习会简章四册，望察收。鼎丞、楚沧、觉生处，前已寄致讲稿，其简章望各分致也。此问起居清胜。

章炳麟顿首 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

按：楚沧，姓叶，为国民党中央委员。

二一、与张伯英书

民国二十五年丙子（1936）

伯英吾兄左右：世兄来，知剿“匪”事已告一段落，从此军容整暇，正轻裘缓带时也。

近得上海碑估来言，洛阳又发现《三体石经》一块，其石较十一年出土者颇小，而较黄县丁氏所得者则大，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两面皆具。据碑估言，此石在山西人白某手，携至上海，欲图贩卖，弟观其拓片文字审正，知非伪造，但不知出土以后，何以入白某之手？若任彼贩卖，必落日本人手，鄙意洛阳绅士，宜设法购回，大约至多二三千元足矣。兄军事未了，或不暇与白

交涉，宏先在京，似可助理斯事，但事须稍速，迟则必不及矣。手肃，即颂春祉。不具。

章炳麟顿首 二十五年四月六日

二二、与王宏先论修史书

民国二十五年丙子（1936）

宏先仁弟足下：修史之说，前不过偶尔及之，亦知人材难聚，经费不足，非有可成之理。

来书述右任意，谓当改定《明祖本纪》。鄙意《明史》大致尚佳，《太祖纪》不须改定。乃其当有讨论者，则三王自当立本纪，而不可厕之宗室诸王传中也。满清起自建州，其本末自归清史，而南关北关两部，当时实与满清对峙，不可不为补传也。明末诸将帅，如李定国、郑成功、张煌言，战绩赫然，又不应无传也。怀抱此志已数十年，然果依此为之，则《明史》又当重定，恐亦无此暇日也。其《清史》至今尚未宣布，修之亦颇费力，然而建州世系，明人笔记所载，反较清人自言者为实，盖一则本之《明实录》，一则世券已燬故也。前此史馆诸君，既不敢信清人所传为实，又不欲以明人记载证之，崖略只附王果传中，乃使努儿哈赤之起，宛与草泽英雄无异，此可谓疏谬之至矣。宜仿《金史》，于《太祖本纪》前，先列世纪一卷，尽取明人记载，从实编次，以为首卷，然后不失清人来历耳。

鄙人所欲论者何限，而来日苦短，襄助又鲜其材，唯有垂之空言，以俟后贤而已。书复，敬问起居多福。

章炳麟顿首 二十五年五月十七日

按：时国民党政府拟请太炎先生任国史馆总裁，却之。

二三、与章次公论医书

次公吾宗足下：见惠汤本氏《皇汉医学》，观其议论痛切，治疗审正，而能参以远西之说，所谓融会中西更造新医者，唯此公足以当之。柯公往矣，今日欲循长沙之法，此公亦一大宗师也。有志者不妨往求学，程以四年，所费不过四五千圆，而利泽可以无既。东方明星，独灼然在人头上，此机恐不可放过尔。

至其所录，治效奇中者固多，然由东方专以仲景为法，而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诸方，置之不谈，有时病症为仲景书所未道者，则不得不用复方。约方如囊，古有明训，仲景诸方，固有可复者，亦有断不可复者，如葛根、术附合为一方，则奇觚不中于绳矣。又有《千金正方》俯拾即是者，乃不肯以《千金》为用，而必取仲景方复合之，如所录某氏治角弓反张，证以大承气汤与乌头汤合用，治虽有效，而约方尚非合法。承气之用，主在硝黄；乌头汤之用，主在乌头、麻黄、黄耆。然《千金》现有三黄汤，即麻黄、细辛、独活、黄耆、黄芩五味，心热者可加大黄；内有久寒者，可加附子。释此不用，而必迂回取径，亦见其隘也。

大抵自王叔和以至孙思邈、王焘诸公。所论病理，不必皆合，而方剂则皆取于积验，非独孙、王也。即宋时《和剂》、《圣剂》以及许叔微、陈无择之书，其因证处方，亦多有可取者，但令不失仲景型模，亦无屏之不录之理。金元以后，乃当别论耳，此则吾人所当推论者也。

汤本书尚有中卷，钉成后望即交下为祷。书肃，即问起居。不具。

宗人章炳麟顿首 六月十七日

按：章次公（1904—1959），名成之，江苏镇江人，曾行医于上海，并执教上海中医专门学校、上海中医学院、上

海中国医学院，后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，著有《药理学》、《诊余录》等书。太炎先生之精于医，盖得之家传，其家世授医学，所撰《先祖、先考事略》，言其祖鉴，中岁好医术，时时为贫者治疗，处方不过五六味，诸难病率旬日起；父名浚，生平亦长于医，为人治病即效云。书言汤本氏，名汤本求真，日人而精于中医者。柯公，殆指柯琴，琴字韵伯，号似峰，清代慈溪人，著有《伤寒来苏集》、《伤寒论翼》等书，负盛名。

二四、与徐仲荪书

仲荪我兄左右：前得复书，具悉尊指。蕺山书遂无可觅，大抵百年以来，此种书印刷亦少也。

晏坐功力，近日略进，虽尚有断续，已觉胸中澄彻，怨忿亦渐有入路，一日得两次乐境，怀中自宽，虽未能如汤沃雪，而已非向解矣。乃知勉强止怒，不如自求乐趣，乐则怒自可消，但欲拔除根本，尚须时日耳。

至于外对世事，则船山先得我心，清固不与也。平西引清猾夏，后虽抗清，亦不与也。自古所难并至者，求真乐与树汇节两事。汇节之士，率多感愤；恬淡之士，又多委蛇。史鱼、伯玉，所以分道扬镳，然尚不至背驰，后世则截然各走极端者多矣。求于民义无负，而又不使性命之情，其唯无我克己者乎？近览《菟湖书钞》，能证无我者，理学家唯此一人。然其人不遭变故，故汇节亦无可见，蕺山庶几得其梗概者，而船山又次焉。然此二公，犹未免胸有主宰，终于无我克己不相近也。

当晏坐时，胸中澄彻，不知我之为我，坐起则故我复续，齐死生尚易，破主宰最难，即孟子尚堕神我之见，况自此以下者乎？然胸中乐境，与汇节两不相妨，即此已自可得。前书所谓不能学孔、颜，且学孟子、白沙，盖亦自顾弩劣，不得已而求其次

也。盛暑为道珍重。

弟章炳麟顿首

按：徐伟（1876—？）号仲荪，浙江山阴东浦人，为徐锡麟（伯荪）之二弟。光绪廿五年县学生员，1906年夏，游学日本法政大学。徐锡麟起事安庆，伟被株连，系狱数月，其供词有云：“兄弟七人，长兄锡麟，号伯荪，癸卯本省乡试副贡。生员行二，号仲荪，乙亥年蒙文学宪考取入学。…三弟锡麒，号叔荪，四弟锡骥，号季荪，五弟号培生，六弟号莱生，七弟叫念一，均年幼。”（见冯自由《革命逸史》第五集徐案附录供词）则此书所致之徐仲荪，其为徐伟当无疑。惟据汤志钧先生告：审函件内容，决非锡麟之弟。并录之，以俟再考。

二五、致叶奂彬书

奂彬兄鉴：因医事得复书，足启吾蒙。尚有未谦者，疏录如左：

赵清常刻《仲景全书》，祇有成无己注本。其自序称复得宋版《伤寒论》，而后知成之荒，因复并刻之。然此单论本今竟不可得见。日本所翻赵本，为安政三年刻，即治平原校而无成注。其间林亿校语，皆成注本所无，而方下叔和论撰之语，成注本亦删去之。林校多与《千金翼方》引《伤寒论》合（如寒实胸无热证者，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。世多疑黄连、巴豆，寒热悬殊。不应互服。林校则云：一云与三物小白散。乃知“陷胸汤亦可服”六字，为昔人妄增，证以《千金翼方》所引，与林校一本正同，然后此疑顿释。校语成注本删之）。叔和论撰之语，如云疑非仲景意，疑非仲景方者，凡六七条，成注本悉删之，则涉苟且矣。此安政本断非日本所能妄造，宋本与赵刻单论原本既不可见，唯有取此而已（成注本日本亦有翻印，原本较赵本为善）。

兄所谓宽永本者，不知单论本耶？抑成注本耶？

《金匱要略》，《隋志》祇称张仲景方，《外台秘要》所述亦同，而林校称《金匱玉函要略方》。然其序云：臣奇先校定《伤寒论》，次校定《金匱玉函经》。许叔微《本事方》、成无己《伤寒论注》亦数引《玉函》，皆在《金匱要略》以外，不知果否仲景之书，抑是葛洪之作（稚川先集《玉函》百卷，后作《肘后方》，见《肘后方》序）？又此《金匱玉函要略方》为何人所集，林序无文，后人误谓叔和所集，本无成证，见疑仲景弟子集录，亦颇近似，如《华佗方》为吴普所集是也（吴普撰《华佗方》十卷，见隋《经籍志》，其方亦散，见《千金》《外台》所引，今之《中藏经》则宋人伪作）。此书原流，本难深考，《四库提要》多取宋人书目之言，杂以元明医师之说，全无真正根据，置之高阁可也（编《四库书》，何能尽知诸书原流，然经史诸子，儒者考订已多，而医书向为儒人所不谈，是以沿袭俗说，绝无探索，盖雠校之事，亦须深明其术者始可为之，汉校兵书，必任任宏，宋校医经，必任林亿、孙奇，而清世无此材也）。兄谓贾疏及《千金》所引亦不可信，则亦武断之谈，未知何以知其难信也（唐初人所见古书甚众，断非无据，唯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引仲景《伤寒论》说，有时即以叔和序例当之，此则昔人大意之故，其引张仲景方及仲景杂病说，有无此种混淆之语，所不可知，然纵非仲景语，亦必魏晋人编次者语也）。今之《金匱要略》，原多残缺，如《五藏风寒积聚篇》脾无中寒，肾无中风、中寒，可知洙所得蠹简有不全也。今欲考其原流、补其遗逸，非一时所能措手，但问赵清常《仲景全书》本之外，有无旧本更佳者耳。此亦不过于一句一字有所校理，非谓得见足本也。

权衡度量，仆不能深信恪斋，以其性好附会故也。盖古器真伪难审知，不容以疑似之见麇杂其间，唯秦半两、汉五铢钱、唐开元通宝钱，自本无伪，故依以为权衡之准。药升非常升，此论

已定。梧子之大，实不如大豆（今试取一桐子与一黑大豆校之可知），则至今以为疑。善考订者未必涉医学，医者又不善考订，故斯疑终古莫释矣。

兄最终一谗，不为虐也。然鄙意尚不止此。近世西医盛行，苟其术果足以治万病，则吾辈亦可不言矣。而临诊所得，治疗所验，则中西亦得失参半。《素问》《太素》《甲乙》之流，所论经脉出入，于今解剖所见，多失其真，而又附以五行，益为荒忽。惟仲景《伤寒论》、葛氏《肘后方》依证用药，不说经脉起止，亦不虚附五行，为切实可信之书。喻、徐辈亦后来之秀，然喻氏推论，往往涉于悬虚，徐氏性爱奇博，而用药偏任清凉，皆不可恃。宋时诸公，若朱庞安常，拘守旧术，苦无发明，许叔微、陈无择，最为明达。兄既多见叔微之书，何不梓行以惠医工。盖集方（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、《圣济》）等，祇如类书，恨无枢要，其好为议论者，又往往涉于臆断，许氏最为得中，故可贵耳。若古无其病而今有之者，则在临病自得，而不能专恃书籍也。

章炳麟顿首

按：叶德辉（1864—1927），字奂彬，湖南湘潭人。光绪进士，官吏部主事。戊戌前后，丑诋康、梁，以顽固著，而精于版本目录之学，所著《书林清话》，亦显名于世，太炎尝目之为“湖南之读书种子”。民国三年，太炎幽禁北京，叶往谒之，亦颇加赞许，尝与龚未生言：近得叶德辉一人，可与道古。民十六年，湖南农民革命运动起，叶以劣绅被杀。书言“若朱庞安常”，朱下当落“翼中”二字。翼中名肱，南宋浙江吴兴人，与湖北蕲州庞安常，同为宋代名医。

二六、与邵瑞彭论《太誓》书

前承示《书序决疑》、《太誓决疑》二种。于《书序》乃过

为深文；《太誓》抉摘疵瑕，条流审正，诚无间然。

然谓《大传》、《史记》、董生、终军所引悉出《中候》，《中候》作于何时，虽无诚证，要之前秦讖录图之属，皆自为一家，不援经典以为名高，即近代推背、铁冠诸图所取法也。《中候》明附《尚书》，非武帝后尊经之世，不得有此，伏、马、董、终必不得其书也。且今文诸师，以固守残缺为务，河内老屋所得，苟非于《太誓》渊源相属，何得贸然取之以补伏生之书乎？按周得火德，有赤乌之符，斯语在秦并天下时已有之（见《郊祀志》），则知河内本作于秦前，疑即《太誓故》之流（《太誓故》见《周语》单襄公引）。以此补《太誓》，正犹以《考工记》补《周官》尔。伏、马、终、董未见足本，至河内发屋，而后其篇完具。其书皆以古文书之，故《太誓》又有今古文之异。古文者，河内真本；今文者，博士以《大传》改读者也。白鱼入舟，本非异事，唯火流为乌，以谷俱来，斯怪迂难信者。然传记说经如是非一，《大戴记·盛德篇》称周时德泽洽和，蒿茂大以为宫柱，名为蒿宫，其为怪迂，何减于是（按：此必古有蒿宫之文，《周官》载师故书，郊或为蒿，此亦古文借蒿为郊，而作《盛德篇》者，误读为本字耳）。

窃谓书传故书，自古有之，墨氏引书，多有神秘之事，盖自古传说久矣，不必纬书始然也。愚见如此，还以质之达者。

按：邵瑞彭（1888—1938），字次公，浙江淳安人。民初任众议院议员，以反对曹锟贿选著称，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、河南大学等校教授，生平博综经籍，并精于词，著有《泰誓决疑》、《扬荷集》等书。

辑录者工作单位：浙江温州市图书馆